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五回 緣投波浪裡 恩向小窗親

紛紛禍福難定，搖搖燭弄風前影。
斤鹵茫茫地最賤，熬沙出素眾所趨。
漁鹽共擬擅奇利，寧知一夕成溝渠。
狂風激水高萬丈，百萬生靈倏然喪。
廬舍飄飄魚鱉浮，覓母呼爺哪相傍！
逐浪隨波大可憐，萍游梗泛洪濤間。
天賦強梁氣如鱷，臨危下石心何奸。
金珠已看歸我橐，朱顏冉冉波中躍。
一旦貧兒作富翁，猗頓陶朱豈相若。
誰知飄泊波中女，卻是強梁鴛鴦侶。
姻緣復向他人結，訟獄空教成雀鼠。
嗟嗟人散財復空，贏得人稱薄倖儂。
始信窮達自有數，莫使機鋒惱化工。

桑田滄海只些時，人生且是安天命。

天地間禍福甚是無常，只有一個存心聽命，不可強求。利之所在，原是害之所伏。即如浙江一省，杭、嘉、寧、紹、台、溫都邊著海。這海裡，出的是珊瑚、瑪瑙、夜明珠、碑磬、玳瑁、鮫綃。這還是不容易得的物件，有兩件極大利，人常得的，乃是魚鹽。每日大小魚船出海，管什大鯨、小鮓，一罟打來貨實。還又有石首、鮓魚、鱸魚、呼魚、鱧鱸各樣，可以做羹；烏賊、海菜、海僧、可以做乾；其餘蝦子、蝦乾、紫菜、石花、燕窩、魚翅、蛤蜊、龜甲、吐蚌、風饌、鱸塗；江鱸、□(魚)鱔，哪件不出海中，供人食用、貨販？至於沿海一帶，沙上各定了場，分撥灶戶刮沙瀝鹵，熬鹵成鹽，賣與商人。這兩項，魚有魚課，鹽有鹽課，不惟足國，還養活濱海人戶與客商，豈不是個大利之藪！

不期崇禎元年七月廿三日，各處狂風猛雨。省城與各府縣山林被風害，坍塌壞屋，拔木揚砂，木石牌坊俱被風擺，這一兩擺，便是山崩也跌倒，壓死人畜數多。那近海更苦，申酉時分，近海的人望去，海面黑風白雨中間一片紅光閃爍，漸漸自遠而近。也不知風聲水聲，但聽一派似雷轟虎吼般近來。只見：

急浪連天起，驚濤卷地來。白茫茫雪[石獻]平移，亂滾滾銀山下壓。一泊、兩泊、三、四泊，那怕你鐵壁銅□(垣)；五尺、六尺、七、八尺，早已是越牆過屋。叫的叫，嚷的嚷，無非覓子、尋妻；余的余，流的流，辨甚富家貧戶。纖枝蔽水，是千年老樹帶根流；片葉隨波，是萬丈橫塘隨水滾。滿耳是哭聲悲慘，滿眼是水勢汪洋。正是：陸地皆成海，荒村哪得人。橫屍迷遠浦，□(新鬼)泣青磷。

莫說臨著海，便是通海的江河浦港，也都平長丈餘，竟自穿房入戶，漂凳流箱，哪裡遮攔得住？走出去，水淹死；在家中，屋壓殺，哪個逃躲得過！還有遇著夜間時水來，睡夢之中，都隨著水赤身露體去。凡是一個野港荒灣，少也有千百個屍首，弄得通海處水皆腥赤。受害的，凡杭、嘉、嚴、寧、紹、溫、台七府，飄流□□(去房屋)數百萬間，人民數千萬口，是一個東南大害。海便成了害藪了。但是其間貧的富，富的貧，翻覆了多少人家！爭錢的，奪貨的，也惹□(出)多少事務！內中卻有個設意謀財的，卻至於失財、失妻；主意救人的，卻至於得人得財。這也是盡堪把人勸戒。

話說海寧縣北有個姓朱的，叫做朱安國。家事也有兩分，年紀二十多歲，做人極是暴戾奸狡。兩年前，曾定一個本處袁花鎮鄭寡婦女兒，費這等兩個尺頭、十六兩銀子，擇在本年十月做親。他族分中卻也有數十房分。有一個族叔，叫做朱玉，比他年紀小兩歲。家事雖窮，喜做人忠厚。朱安國倚著他年小家貧，時時欺侮他。

到了七月廿三日，海水先自上邊一路滾將下來。東門海塘一壞，塔頂吹墮於地。四回聚湧灌流，北鄉低的房屋、□(人)民、牛羊、雞犬、桑麻、田稻、什物余個罄盡。高的水□(也到)樓板上。

朱安國乖猾得緊，忙尋了一隻船，將家私盡搬在船中，傍著一株絕大樹攏了。叫家中小廝阿狗稍了船，他自蓑衣箬帽，立在船上撈余來東西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只見水面上余過兩個箱子，都用繩索□(聯)著，上面騎著一個十七八歲女子，一個老婦人□(也把)身子撲在箱上來。

見了朱安國，遠遠叫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救得情願將東西謝你。」

安國想道：「這兩個女人捨命顧這箱子，必定有物。」四顧無人，他便起個惡念。

將船撥開去，迎著她，手起一篙，將婦人一搨。婦人一滑，忙扯得一個索頭。那女子早被箱子一蕩，也滾落水，狠扯箱子。朱安國又是一篙，向婦人手下老實一擊，婦人手疼一鬆，一連兩個翻身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他忙把箱兒帶住，只見這女子還半浮半沉，撲著箱子道：「大哥，沒奈何，只留我性命，我將箱子都與你，便做你丫頭，我情願。」

安國看看，果然好個女子。又想到：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。我若留了她，不惟向我討箱子，還要向我討人命。也須狠心這一次。」道：「我已定親，用妳不著了！」一篙把箱子一掀，女人身子一浮，他篙子快，復一推，這女子也汨汨淅淅去了。

泊天波浪勢湯湯，母子萍飄實可傷。

驚是魚龍滿江水，誰知人類有豺狼。

他慢慢將箱子帶住了。若是箱子已裝滿了一箱水，只得用盡平生之力，扯到船上，瀝去些水，叫阿狗相幫扛入船。忙了半夜，極是快活。

只是那女子，一連兒滾，吃了五、六口水，料是沒命了。不期撞著一張梳桌，她命不該死，急扯住它一隻腳，把身撲上，漾來漾去，漾到一家門首撞住。這家正是朱玉家裡。

朱玉先見水來就赤了腳。赤得腳時，水已到腿邊了，急跳上桌，水隨到桌邊。要走，走不出門。只得往樓上躲。聽得這壁泥坍，那廂瓦落，房子也「咯咯」響，朱玉好不心焦。又聽得什麼撞屋子響，道：「晦氣！現今屋子也難支撐在這裡，還禁得什木植磕哩！」

黑影子內，開窗看，是一張桌子，撲著個人在上面。那人見開窗，也嚶嚶的叫「救人」。

朱玉道：「我這屋子也像在水裡一般了。再擺兩擺，少不得也似妳要落水。怎救得妳？罷！且看妳我時運，挨得過，大家也都逃了性命出。逃不出再處。」便兩雙手狠命在窗子裡扯了這女子起來，瀝了一樓子水。那張桌子撞住不走，也撈了起來。這夜是性命不知如何的時節，一個浸得不要，蹲在壁邊吐水；一個靠著窗口，看水心焦。

只見捱到天明，雨也漸止，水也漸退。朱玉就在樓上煨了些粥，請她吃。問她住居，她道：「姓鄭，在袁花鎮住，爺早歿，只得一個娘。昨日水來，我娘兒兩個收拾得幾匹織下的布，銀子、銅錢、絲綿，二十來件綢絹衣服、首飾，又一家定我的十六兩財禮、兩匹花綢，裝了兩個小黑箱，縛做一塊。我母子扶著，隨水余來。到前邊那大樹下，船裡一個強盜把我母親推下水去，又把我推落水中，箱子都搶去。是這樣一個麻臉，有廿多歲後生。如今我還要認著他，問他要。只是我虧你救了性命，我家裡房屋已余

光，母親已死，我沒人倚靠，沒什報你，好歹做丫頭服侍你罷。」

朱玉道：「那人搶你箱子，須無證見。妳既已定人，我怎好要妳。再捱兩日，等妳娘家、夫家來尋去罷。」朱玉在家中做飯與她吃，幫她曬晾衣服。因她有夫的，絕沒一毫苟且之心。

水退，街上人簇簇的道，某人得彩，撈得兩個箱子；某人收得多少傢伙；某人余去了多少什物；某人幾乎壓死；某人幸不淹殺。

朱玉的緊鄰張千頭道：「我們隔壁朱小官也造化，收得個開口貨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合不來，倒要養他！」

一個李都管道：「不妨，有人來尋，畢竟也還些飯錢，出些謝禮；沒人來，賣他□，□(娘，料)不折本。」

張千頭道：「生得好個兒！朱小官正好應急。」

適值朱玉出來，眾人道：「朱小官，你□(鼻)頭□(塌)了，這是天自來姻緣。」

朱玉道：「什麼話！這女人並不曾脫衣裳□□(睡，我)也並不敢惹她。」

只見李都管道：「呆小官！這也不是你去拐帶，又不是她逃來，這是天災偶湊。待我們尋她爺和娘來，說一說明，表一表正。」

朱玉道：「她袁花鄭家，只得娘兒兩個，前日扶著兩個箱子余來，人要搶她箱子，把娘推落水淹死，只剩得她了。她又道，先前已曾許把一個朱家。如何行得這等事？」

李都管道：「什麼朱家！這潮水不知余到哪裡去了！我看後日是個好日，接些房族親眷，攏來做了親罷，不要狗咬骨頭乾咽唾！」

正說，只見朱玉娘舅陳小橋在城裡出來望他。聽得說起，道：「外甥，你一向不曾尋得親事，這便是天賜姻緣，送來佳配。我做主，我做主！」前日朱玉撈得張抽門桌，倒也有五、七兩銀子，陳小橋便相幫下帖，買了個豬、一個羊，弄了許多酒，打點做親。

只是那日朱安國奪了兩個箱子，打開來，見了許多絲布、銅錢、銀子、衣服，好不快活。又懊悔道：「當時一發收了這女子，也還值幾個銀子。」又見了兩匹水浸的花綢，一封銀子，卻有些認得，也不想到，且將來晾上一樓。估計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怎麼用。只聽得外面叫聲，卻是朱玉來請他吃親事酒。)他就封了一封人情，□(到)那日去□□(赴筵。)只見裡面□□(有幾)個內眷把這女子打扮得花花朵朵，簇擁出來。已不是當日在水裡光景了：

涂脂抹粉一時新，裊裊腰肢煞可人。

繚繞爐煙相映處，君山薄霧擁湘君。

兩個拜了堂，謁見了親、鄰，放銃、吹打，甚是興頭。只是這女子還有樂中之苦：

燭影煌煌照豔妝，滿堂歡會反悲傷。

鸞和幸得聯佳配，題起慈烏欲斷腸。

這些親、鄰坐上一屋，猜拳行令，吃個爽快。

只朱安國見女人有些認得，去問人時，道：「水余來的。」

又問著張千頭，張千頭道：「這原是袁花鄭家女兒。因海嘯、娘兒兩個坐著兩個箱子余來，撞了個強盜，搶了箱子，推她落水，娘便淹死了。女兒令叔收得，她情願嫁他，故此，我們攏掇叫他成親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袁花哪個鄭家？」

張千頭道：「不知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我也曾定一頭親在袁花，也是鄭家。連日不曾去看得，不知怎麼？」心裡想道：「莫不是她？」也不終席，趕回去。

這旁朱玉夫婦，自待親□(戚)酒散，兩個行事。恰也是相與兩日的，不須做□(勢)得真，白白捨了個老婆。

只是朱安國回去，看箱裡那幾錠銀子與花綢，正是聘物，不快活得緊，一夜不困。趕到袁花鄭家地上，片瓦一椽沒了。復身到城裡，尋了原媒張篋娘，是會篋頭絞臉、賣鬆髻花粉的一個老娘婆。

說起袁花鄭家被水余去，張篋娘道：「這也是天命，怨不得我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只是如今被我阿叔占在那邊，要妳去一認。」

張篋娘道：「這我自小見的，怕不認得？」便兩個同走。

先是張婆進去，適值朱玉不在，竟見了鄭氏，道：「大姑娘，妳幾時來的？」

那鄭氏道：「我是水發那日余來的。」

張篋娘道：「老娘在哪裡？」

鄭氏哭道：「同在水裡余來，被個強人推在水裡淹死了。」

張篋娘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如今這是哪家？姑娘在這裡。」

鄭氏道：「這家姓朱。他救我，眾人攏掇，叫我嫁他。」

張篋娘道：「哪個大膽主的婚？如今妳有原聘丈夫在那邊，是這家姪兒，他要□□(費口)。」

鄭氏驚的不敢做聲。張篋娘吃了一杯茶去了。

朱玉回來，鄭氏□□□□□□(對他一說，宋玉也)便慌□，□□□□□□(張，來埋怨李都管。)李都管倒也沒法。

只見朱安國得了實信，一逕走到朱玉家來，怒吼吼的道：「小叔！你收留迷失子女不報官，也有罪了；卻又是姪婦，這亂了倫理。你怎麼處？」

朱玉正是無言，恰好鄭氏在裡面張見他模樣，急走出來道：「強賊，原來是你麼！你殺死我母親，搶了我箱子，還來爭什親！」

朱安國抬頭一看，吃一驚，道：「鬼出了！」還一路嚷出去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明日就縣裡告你。你阿叔該占姪兒媳婦的麼？」回去想了一夜，道：「我告他占我老婆，須有媒人作證。他告我謀財殺命，須無指實。況且我告在先，他若來告時，只是攔水錢。自古道：『先下手為強』」。這邊親、鄰倒還勸朱玉處些財禮還他，他先是一張狀子告在縣裡，道：

滅倫奸占事：切某於天啟六年二月，憑媒張氏，禮聘鄭敬川女為妻。獸叔朱玉，貪女姿色，乘某未娶，帶棍劈槍，據家淫占。理說不悛，反行狂毆。泣思親屬相奸，倫彝滅絕；恃強姦占，法紀難容。叩天剪除、斷給，實為恩德。上告。

縣尊准了，便出了牌，差了兩個人，先到朱安國家。吃了東道，送了個『堂眾包兒，又了後手。說自己□□□(明媒久)聘，朱玉強佔。

差人聽了這些口詞，逕到朱玉家來。見朱玉是小官兒，好生拿捏道：「阿叔奸占姪兒媳婦，這是有關名分的。據你說，收留迷失子女也是有罪，這也是樁大事。」朱玉忙整一個大東道，央李都管陪他。這講公事是有頭除的，李都管為自己，倒為差人充拓，拿出一個九錢當兩半的包兒。差人遞與李都管道：「你在行朋友，拿得出？譬如水不余來，討這婦人也得斤把銀子，也該厚待我們些。」只得又添到一兩二錢。一個正差董酒鬼，後手三錢，貼差蔣獨桌，倒後手五錢，約他訴狀。朱玉央人作一紙訴狀，也訴在縣裡。道：

劫賊反誣事：切某貧民守分，本月因有水災，婦女鄭氏，眾憐無歸，議某收娶。豈惡朱安國，先乘鄭氏避患，劫伊箱二隻，並殺伊母胡氏。懼鄭氏告理，駕詞反誣。叩拘親族朱鳳、陳愛、李華等，電鞠殄賊超誣，頂恩上訴。

縣尊也准了。出了牌，叫齊犯人，一齊落地。差人銷了牌，承行吏唱了名，先叫原告朱安國，上去道：「小的原於天啟六年，用緞四匹，財禮十六兩，聘鄭氏為妻，是這張氏作媒，約在日今十月做親。不料今遇水災，惡叔乘機奸占。」

謝縣尊聽了，便問道：「莫不是水余到他家，他收得麼？這也不是奸占了。」

便叫張氏問道：「朱安國聘鄭氏事有的麼？」

張氏道：「是婦人親送去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婦人可是鄭氏麼？」

張氏道：「正是。」

又叫朱玉：「你怎麼收留姪婦，竟行奸占？」

朱玉道：「小人七月廿三日在家避水，有這婦人余來，說是袁花人，母子帶有兩個黑箱，被人謀財害了母親，剩得她，要小人救。小人救在家裡，等她家裡來尋。過了五六日，至無人來。她說家裡沒人，感小的恩，情願與小的做使女。有親族鄰人（陳愛，）朱鳳等，說小的尚未有妻，叫小的娶了。小的也不認得她是姪婦。後起吃酒時，鄭氏認得朱安國是推她母子下水、搶她箱子的人，婦人要行告理，他便來反誣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雖不知是姪婦，但也不該收迷失子女。」

朱玉道：「小的也不肯收，婦人自沒處去。」

縣尊叫鄭氏問道：「妳父母在日曾許朱安國來麼？」

鄭氏道：「曾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聽說此事，但不知是朱）安國，不是朱安國？」

張篋娘道：「我曾○○○（送來的）聘禮，怎說得不是？」

鄭氏道：「禮是有，兩匹花綢，十六兩銀子、○○○○（現在箱內，）被這強賊搶去，還推我落水。」

縣尊道：「○○○○○（妳既受朱家聘），也不該又從人了。」

鄭氏道：「老爺，婦人○○○○○（那時被這強賊）劫財謀命，若不是朱玉撈救，婦人還有○○○○○（什身子嫁與）朱家。」

縣尊道：「論理他是禮聘，妳這邊○○○○○（私情，還該斷與）朱安國才是。」

鄭氏道：「老爺，他劫婦人財，○○○○（殺婦人母），又待殺婦人，這是仇家。婦人寧死不從。」

縣尊道：「果有這樣奇事！」

叫朱安國：「你怎謀財謀命？」

朱安國叩頭道：「並沒這事。」

鄭氏道：「你歇船在大樹下，先推我母親，後推我，我認得你。還有一臘梨小廝稍船，你還要賴？只怕劫去箱子與賊物，在你家裡搜得出哩！」

朱安國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若有這事害黃病死！妳只要嫁朱玉，造這樣是非。」

縣尊道：「也罷。」

叫鄭氏：「妳道是怎麼兩個箱？我就押妳兩人去取來。」

鄭氏道：「是黑漆板箱二個。一個白銅鎖，後邊脫一塊合扇；一個是黃銅鎖，沒一邊銅館。」

縣尊又問道：「箱內是什麼物件？」就叫鄭氏報，一個書手寫：

絲一百二十兩，計七（紡）車；綿布六匹；（縲）布○○（二匹）半；綿兜斤半；銅錢三千二百文；○○○○（錠銀五兩）；碎銀三兩；銀髻一頂；銀圈一個；○○○○（抹頭一圈）；俏花八枝；銀果子簪三枝；玉花簪四枝；（銀）古折簪二枝；銀戒指八個；銀挖一枝；○○（銀環）二雙；水紅綿綢一匹；紅絲綢襖一件；○○（官綠）絲綢襖一件；月白綿綢襖一件；青綢衫一件；紅綢裙一條；藍綢裙一條；大小青布衫二件；藍布衫二件；白布裙二條；紅布襖一件；綠布裙一條；聘禮紅花綢一匹；沙綠○○（花綢）一匹；聘銀四錠十六兩；田契二張；○○○（桑地契）一張；還有一時失記的。

縣尊就著兩個差人，同朱安國、鄭氏去認取：道：「東西如有，我把朱安國定罪；如無，將鄭氏坐誣。」

差人押了到朱安國家，果見兩隻黑箱。鄭氏道：「正是我的。」

朱安國說：「不是。」

差人道：「是不是，老爺面前爭。」便叫人扛了，飛跑到官。

朱安國還是強爭，鄭氏執定道：「是我的！」

謝縣尊道：「朱安國，我也著吏與你為一單，你報來，我查對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小的因水來並做一處。亂了，記不清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等竟是她的了。」朱安國無奈，故亂報了幾件。

只見一打開，謝縣尊道：「不必看了，這是鄭氏的。」

朱安國叩頭道：「實是小的財物，哪一件不是小的苦掙的？」

謝縣尊道：「且拿起來！你這奴才，你箱籠俱未失水，它是失水的。你看她那布匹衣服，哪件沒有水漬痕？你還要強爭。」檢出銀子、銅錢，數都不差。

謝縣尊叫夾起來，倒是朱玉跪上去道：「小的族兄只得這子，他又未曾娶妻，若老爺正法，是哥子絕了嗣了。況且劫去財物已經在官；小的妻子未死，只求老爺天恩。」

謝縣尊道：「他謀財劫命，俱已有行，怎生饒得？」

眾人又跪上去道：「老爺，日前水變，人家都有打撈的。若把作劫財，怕失物的紛紛告擾，有費天心。據鄭氏說殺她母親，也無見證。」

朱安國又叩頭道：「實是她箱子撞了小人的船，這女子振下水去，並不曾推她，並不曾見老婦人。小的妻子情願讓與叔子，只求老爺饒命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這人強梁，畢竟日後還思謀害朱玉，這決不可饒。」

朱安國又叩頭道：「若朱玉後日有些長短，都○○○（是）小人償命。」親族鄰里又為叩頭求饒。縣尊也就將就出審單道：

朱安國乘危射利，知圖財而不知救人，而已聘之妻，遂落朱玉手矣！是天禍兇人，奪其配也。人失而寧知已得之財，復不可據乎？朱玉拯溺得婦，鄭氏感恩委身，亦情之順第，鄭氏之財歸之鄭氏，則安國之聘亦宜還之安國耳。事出異常，法難深繩，姑從寬宥，仍立案以杜訟端。

縣尊道：「這事謀財謀命，事宜重處。正是災荒之時，鄭氏尚存，那箱子還只作撈取的，我饒你罪，姑不重究。朱安國還著他出一結狀，並不許陰害朱玉。我這裡還為他立案，通申三院。」眾人都叩謝了出來。

那邊朱玉與鄭氏歡歡喜喜，領了這些物事家去。到家，請鄰舍，請宗族，也來請朱安國。朱安國自羞得沒臉嘴，不去。他自得了個花枝樣老婆，又得了一主錢，好不快活！

一念慈心天鑒之，故教織女出瑤池。

金繒又復盈筭篋，羞殺欺心輕薄兒。

只見朱安國歎氣如雷道：「當初只顧要財，不顧要人。誰知道把一個老婆送與了叔子，還又把到手的東西一毫不得，反吃一場官司。」又去了幾兩銀子，把追來的財禮，也用去一半，整日懊恨不快，害成一個黃病，幾乎死了。鄉里間都傳他一個黑長不長進的名。

朱玉人道他忠厚慈心，都肯扶持他。

這可不見狠心貪財的，失人還失財；用心救人的，得人又得財。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